

徐闻是西汉南海丝绸之路的出海港

黄启臣

关于西汉武帝（前140-前87）中期我国南海海上丝绸之路的出海港问题，史家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。就笔者所识，以说徐闻是出海港比较符合史实。所谓出海港，应界定为离开国境之谓也。据此，笔者理解史家经常引用《汉书》卷二八下《地理志》关于自汉武帝以来组织的首次南海远洋航行所记“自日南障塞、徐闻、合浦船行可五月，有都元国。……黄支之南，有已程不国，汉之译使自此还矣”的这段史料，就是指徐闻是南海丝绸之路的出海港。

一、徐闻是西汉的军事港口

首先要确定，西汉组织的南海航行的时间是在汉武帝平定南越之后。而众所周知，在平定南越以前的西汉初年，中央集权与地方割据两股政治势力是对峙的，且不断地争斗。汉武帝继位后，曾于元鼎四年（前113）派遣使臣来番禺与南越王赵兴（第四代）谈判，赵兴和王太后擢氏表示“南粤内属汉”。但丞相吕嘉反对归汉，乃同其弟率兵杀死赵兴、王太后和汉使臣，另立赵婴齐庶子赵建德为南越王，并与东越（今福建省境内）联盟发兵叛汉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汉武帝于元鼎五年（前112）秋天，调遣十万楼船水师，从西、北两路：一是伏波将军路博德部由湟水（今连县境内），一路是楼船将军杨仆由横浦（今大庾岭）南下番禺，元鼎六年（前111）“遂定南越地”。

汉武帝平定南越之后，在岭南设置“南海、苍梧、郁林、合浦、交趾、九真、日南、珠崖、儋耳郡”（《汉书》卷六，《武帝纪》）。南海郡治所在番禺。“合浦郡，武帝元鼎六年开……县五：徐闻、高凉、合浦、临允、朱卢”（《汉书·地理志》）。合浦郡治所在徐闻。汉时的徐闻县辖境雷州半岛大部分地区，即今之遂溪、雷州（旧称海康县）、徐闻三县。而“徐闻县城汉元鼎置海滨讨网村”（欧阳保：《万历雷州府志》卷八，《建置·城池》），即今徐闻县五里乡二桥村、仕尾村、南湾村地带。此地是汉军队南渡海南岛的军事基地，亦是西汉出海贸易的出海港，所以当时在此地设置左右侯官（守卫及治理障塞之官，相当于县令，秩俸六百石），史称：

“雷州徐闻县，本汉旧县。……汉置左右侯官，在徐闻县南七里，积货物于此，备其所求，以交易有利。故谚曰：‘欲拔贫，诣徐闻’”（李吉甫：《元和郡县图志》，见严观辑《元和郡县补志》卷八）。

1990年5月，广东省考古学者发掘出大片汉代遗址，有大量板瓦、筒瓦和戳印纹陶片。特别是发现了“万岁”瓦当是典型汉代遗物。加之“自1962年始，本县（指徐闻）先后发现汉墓290多座，统称‘徐闻汉墓群’。这些汉墓主要分布在县东南、西南沿海地带，

华丰、海港、港头、二桥、仕尾、南山、北潭、新地、把伍等地发现尤多。华丰村西南一块约 600 平方米的地段内就有 30 多座，1973 年至 1982 年，曾两次挖掘清理汉墓 90 多座，出土有文字的‘万岁’瓦当、绳纹板瓦、筒瓦、五铢钱、铜剑、石斧、水晶珠、银饰、陶罐等一批文物”（《湛江概览》1991 年 6 月出版）。可以断言，此地在西汉时期，是相当发达的港口地区。具备西汉设侯官驻驂和南渡海南岛以及出海贸易的条件。正如《汉书·地理志》所记：“徐闻南入海，得大州东南西北方千里”。

有鉴于上述徐闻县治讨网村周围的良好条件，自西汉“武帝以来”至“平帝元始中”（《汉书·地理志》）由皇帝任命黄门（属少府）中官为译长组织“应募者”（包括官员、商民、船工、水手等），并身负“欲耀威德”和“市明珠、璧琉璃、奇石、异物，赍黄金、杂繒而往”两重任务的官方贸易使团，选择军事港口的徐闻县城讨网村出海远航南海诸国访问和贸易，就理所当然了。至于日南、合浦两港口，与徐闻一样，同样具有出海港的功能。因为这两个口岸，汉时同样是设有关卡的军事港口，正如唐颜师古所说：“汉制，每塞要分别筑为城，置人镇车，增之候城，此即障也”。《汉书》中所记的“日南障塞”，即此意也。

二、徐闻是西汉大陆与南海交通之要冲

首先，从自然地理的角度看，徐闻位于广东雷州半岛南端，县西南的讨网村，正与海面中 800-1200 米处头墩、二墩、三墩、海岛相望。这里是西汉中国沿中南半岛东面南下，到达东南亚地区各个国家；或穿过马六甲海峡到达西亚乃至非洲各国的最近港口之一。所以，当时“南海诸国，大抵在交州南，自汉武帝以来，皆朝贡必由交州之道”（《唐书·地理志》）。

其次，西汉大陆与南海交通，从黄河中下游的关中平原及伊洛平原南下，大都由南襄盆地乘木船从汉水起航，经长江干流进入洞庭湖，然后入湘江，再由湘江支流潇水过灵渠转入贺江入西江到番禺。到番禺后，由于西汉时航海技术欠发达，造船技术还落后，海外交通还不能从番禺直接出海，只能从番禺起航后，航船在白天向西南方向依靠沿岸地物、夜间靠看天体星宿确定方向沿着海岸边行驶，从而自然形成了番禺—徐闻—合浦—交趾—九真—日南的南海丝绸之路的航线。因此，西汉时，南海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在番禺，而出海港（或曰出口港）“在偏西南的徐闻、合浦、日南等港口”（徐俊鸣：《广州史话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，第 55 页）。

再次，从古代靠季风出海航行看，西汉时不可能在番禺内港口等候季风出海，必须船西行至徐闻等西北季风的到来。而船到徐闻后，一般也不可能马上遇上季风出海的，总要在这一带等候一段时间。在等候季风期间，航船可以在徐闻补给出海远航所需要的大量淡水、食物，亦可以再补充货物。俟西北季风一到，即可乘风出海南下航行。而离开徐闻、合浦、

日南后，则算是离开中国国境。因此，成书于距西汉武帝一百多年后的《汉书·地理志》所记“自日南障塞、徐闻、合浦船行可五月”为出海港，未言及始发港番禺，是可以理解的，但同书，班彪、班固父子也记述番禺已是对外贸易相当繁荣的城市：



徐闻、二桥、仕尾、三墩港湾示意图

“粤地……外近海，多犀、象、璆瑁；珠玕、银、铜、果、布之凑。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。番禺，其一都会也”。既然番禺是货物集散，“商贾多取富”的大都会，那么，西汉南海丝绸之路始发港在番禺，出海港在徐闻就不矛盾了。因此，笔者非常同意华南师范大学地理学家曾昭璇教授研究多年的结论：“汉代‘海上丝绸之路’实质上，仍是以番禺为起点的。”而“当时出海港口是日南、合浦、徐闻”（曾昭璇：《广州：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》，载《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》，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1991 年版，第 38 页）。

作者：黄启臣，中山大学历史系本科、硕士研究生毕业。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兼明清经济史研究室主任、法政学院副院长兼社会学系主任。

（本文选自《岭南文史》2000 年第 4 期）